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宫百计 / 浓郁著.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438-7295-0

I. ①千… II. ①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2702号

千宫百计

浓郁 著

出版人: 谢清风

出版策划: 胡艳红

责任编辑: 胡艳红 李磊

总策划: 周政

总监制: 王雄成 杨小刀

装帧设计: 彭意明

版式设计: 罗春华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印 次: 201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86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7295-0

定 价: 2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目录

楔子

001

第一章 鸾妃回宫

007

第二章 拜会风波

026

第三章 巧送酥饼

050

第四章 柔福纵火

077

第五章 神秘人？

095

第六章 佛寺祈福

126

第七章 惊天巨变

145

第八章 偷龙转凤

168

第九章 封后大典

188

第十章 真相大白

208

尾声

227





夜色深沉，浓密的黑暗重重地笼罩着宁静的一切，章凤宫内烛火煌煌，两个身影一坐一站地围在木雕矮几旁。

慕容熙凤身披大朵牡丹碧霞罗，墨玉般的青丝简单地绾个飞仙髻，凤眼微眯，抓着锦帕的手背渐渐鼓起了青筋，道：“她当真如此大胆？”

“那可不是！”侍立一旁的秦嬷嬷连忙接口道，“主子您早上才差奴才送过去的东西，柔妃全部推脱说皇上已赏赐许多，不敢再承太后美意，说是怕惹了后宫其他妃嫔闲话，又叫奴才们全部搬回了章凤宫。”

慕容熙凤冷哼一声，白皙无瑕的脸上虽平静如初，语气里却染了层层怒意，道：“不过是肚子里结了个种，她竟敢就把尾巴翘上了天，当真以为这空悬的后位就要落得她头上了么？呵！她真当哀家是软柿子，任人拿捏！”

“主子说得是。当初要不是主子您帮她一把，皇上又岂会踏足柔福宫？指不定现今儿受宠的还是颜华宫那位呢。”

慕容熙凤微微叹口气道：“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说起来这事还得怪嬷嬷你。”

“奴才惶恐。”秦嬷嬷慌忙跪下，慕容熙凤轻柔额角：“嬷嬷起

吧，我也不是真要怪你，只是想给你提个醒，以后做事选人万不可再如此轻率。你也知我不便出章凤宫，后宫的事就要你多替哀家长只眼睛，当初若不是你说上官柔雪性子软，胆小怕事，可以任由我们拿捏，哀家也不会选上她。”

“主子教训的是，奴才记下了。”秦嬷嬷起身，恭敬地退到一旁。

慕容熙凤“嗯”了一声，整个内殿便陷入沉默。三更的秋夜，夜风沁凉，有柔软的白色琼花随着风儿打着旋飘进来，透明的白，纯得不含一丝杂质，仿若少女最纯净的身体。慕容熙凤怔怔地看了花瓣许久，忽地，一阵风猛地将窗前的帘帐吹起，她有些惊慌地喊道：“嬷嬷！嬷嬷！”

“老奴在这儿！娘娘别慌！”有着沧桑的皱纹却温暖干燥的手握住了她，慕容熙凤的心仍旧丝毫没有放松，死死地握紧秦嬷嬷的手，美丽的眼眸里一派慌乱，“嬷嬷！我不能让那贱人把孩子生下来！我努力布置计划了那么久，如果牵扯到了孩子，那么我还有什么机会！”

“娘娘！”想是慕容熙凤的话太过骇人，秦嬷嬷急忙厉呵一声，想也不想地捂住了她的嘴，“小心隔墙有耳！当年的教训难道您忘记了么？切不可再胡说！”

被吼了一声，慕容熙凤稍稍醒过神，秦嬷嬷放开了手接着道：“这些年来，青帝的子嗣一直不丰盈，几乎怀上孩子的妃嫔都会莫名其妙地落胎，想来柔妃也不会例外。”秦嬷嬷阴恻恻地笑了笑。慕容熙凤的眉头却锁得更深，看着自己嫩白细长的手指道：“‘他’说最喜欢我的纯净，我的身体已经失了最初的干净，我的这双手不想再惹腥秽。”然后她抬起头，朝远处那方金黄色琉璃檐角深情地看了一眼。

“娘娘放心，老奴一定做得滴水不漏。”

慕容熙凤仍是摇头，哀伤的目光对上洁白的琼花，良久，忽然抬眼



对秦嬷嬷笑道：“嬷嬷还记得西鸾殿那位么？”

秦嬷嬷一惊道：“娘娘的意思是？”

“嬷嬷你说我若下懿旨接她回宫，这大胤后宫是否会热闹许多？”

慕容熙凤的嘴角微微扬起，邪佞之气浮在脸上。

“娘娘请三思！”秦嬷嬷肃了脸色，忙不迭地阻止道，“当年我们好不容易才将她送了出去，如今接她回来岂不是更添麻烦？再说，您现在要接回来的可不止她一个，还有一个两岁大的小皇子！”

仿佛是被戳中了痛处，慕容熙凤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道：“当初遣她去松尼庵就是为了给颜华宫一个机会，却没料到颜华宫的人竟是粗笨脑袋，那么好的机会都放过了！若是颜华宫做得好，哀家又岂会去扶植上官柔雪，也不至于弄得现在这样骑虎难下！”

顿了顿，她缓和了激动的语气道：“不过，当年她在松尼庵诞下皇子，皇上也只是晋了她的贵妃位，多派了个人照顾，其他一切照旧，连皇子都没派人接回宫来看看。由此可见，皇上当初对她的隆宠并不是真心的。至于那孩子，呵，后宫里不想他活着的人多的是，比如，上官柔雪就是其中一个。”

昏黄的烛光里，眉如远黛、眸若秋水的妙龄女子面上尽是阴狠之色，道：“待她们斗得两败俱伤，哀家不正好坐收渔人之利？”

“可是老奴听人说，她别居松尼庵两年，日日礼佛，恐怕是不愿再牵扯这红尘争斗。”

“呵！她身上背着国破家亡的血海深仇，还能不趁此机会邀得圣宠么？”慕容熙凤冷笑一声，“嬷嬷，明几个就去松尼庵宣旨吧。哀家已经等不及看上官柔雪被夺去宠爱后的凄凉景象！”

“娘娘……”秦嬷嬷还是有些不赞同，“她知道得太多，奴才是怕她不但没把柔妃斗垮，反而和柔妃联手对我们不利。”

“放心吧，嬷嬷，哀家相信她这么聪明的人，错过一次，定会知情识趣，好好顺着哀家。况且我能赶她一次，就绝对能赶她第二次。”

“可是主子您这么辛苦地为‘他’忙，将来也不定能得到‘他’的感激，恐怕还会责怪你坏了‘他’的事。”秦嬷嬷有所顾虑地说道。

“不会的，‘他’知道我无论做了什么都是为了‘他’，所以一定不会的。”

秦嬷嬷还欲再劝，却在看见她满脸恍惚的神色时，轻轻叹了口气。那是一种何等寂寞的表情，秦嬷嬷深知她的一切，更知道她只要是为了“他”，什么事情都能做，无论做什么都在所不惜。

秦嬷嬷有些唏嘘，自打慕容熙凤出世，她就跟在慕容熙凤身边照顾她，让她差点忘了这个大胤国最尊贵的女人其实也是芳华正茂的女子，她也想有圆满的爱情，得到良人的细心呵护，只可惜天意弄人，自她出生时，天降异象，国师的一番谶语便注定她不能像寻常女子一样嫁得有情郎。

果然，大胤天启十年，天启帝病重，国师占卜出皇宫中暗藏鬼祟，需得立生辰为六月六日六时出生的女子为后，方能驱除邪魔。于是十六岁的慕容熙凤便被匆匆迎娶入宫，然而天启十年的隆冬未至，天启帝便驾鹤归西。

大胤元青一年，青帝纳兰晟登基，十六岁的慕容熙凤便成为大胤朝历史上最年轻的太后。

柔福宫。

“娘娘，宫内最近都在传贵妃要回宫了。”侍女穗香边将荔枝皮剥了后轻轻地放在瓷白的银碟子里边说道。美人榻上，一袭橙黄宫锦琵琶纹裙的女子懒懒地侧了个身，午后的阳光温暖地盖满全身，让她忍不住



露出猫儿般慵懒的表情：“回来又怎样？她又不是生了三头六臂，值得你们这般大惊小怪么？”

“哎，娘娘您入宫晚，可不知道这贵妃以前的手段。”穗香神秘兮兮地压低声音道，“当年她入宫时只被封了美人，可短短三个月内便被晋为妃位，听说后宫内不服她的妃嫔都被她用各种手段打压，而皇上对此也只是睁只眼闭只眼！”

柔妃来了兴趣，微微坐直了身子，问：“那她为何后来被遣出宫去？”

“前后原因奴婢也不甚清楚，只是听说和章凤宫有关。”

“太后？”柔妃不耐地皱皱眉，怎么哪里都有慕容熙凤的事。当初选秀进宫时，上官家族已然衰落，她本也不抱希望可以飞上枝头，可偏偏天意弄人，一向深居简出的太后竟然传召她，她原本以为是自己柔顺端庄的性子得了太后的喜爱，却不想太后是拿她当棋子来对付颜华宫的琼妃。她自小是自傲的人，无法忍受被人当做棋子任意摆布，所以装傻充愣，只为最后成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那个人！

“呵！我懂她的心思，她定是以为颜华宫那位如今已是没了看头，所以琢磨着为我另派对手，可是她真不该小瞧我，为了我腹中龙种，本宫一定遇神杀神，遇佛弑佛！”柔妃的双手轻柔地抚摸着自己的肚子，眼神却透出阴狠的光。



【第一章】
鸾妃回宫



§ 1

大胤元青六年九月二十三。

初秋。风和日丽。

宜归家，忌出行。

鸾贵妃舒木青跪伏在大理石地上，入眼是一片沉净的黑，有些晕晃晃的感觉。午时阳光有些浓烈，原本照在背上暖暖的，却因为跪伏的时间太长，她全身已有些许汗意。但她却不敢移动半分，因为那一直在她身上梭巡的目光依然锐利。

眼见昔日嚣张跋扈的鸾贵妃如今低眉顺眼地跪伏在侧，没有一丝不耐，秦嬷嬷虽面色依旧严肃，但心里还是受用的。本来她一直不赞成将一朵带刺的蔷薇接回来对付一朵暗中带刺的玫瑰，但是如若带刺的蔷薇拔掉自己身上的刺唯人所用，那么这朵蔷薇还是比较容易掌控在人的手

中的。况且这朵蔷薇已经被扎过一次。

想到此处，秦嬷嬷苍老的脸上浮现一丝笑意，一面亲热地扶起舒木青，一面说道：“鸾贵妃起吧，太后午睡这时也该起了。”

“有劳秦嬷嬷。”舒木青微笑，从秦嬷嬷的手中抽出自己的胳膊，略略整理了衣裳，便依旧低眉顺眼地立在一边。秦嬷嬷看着她的神态，越发满意，道：“贵妃娘娘别急，奴才这就进去通报。”

“辛苦嬷嬷了。”舒木青熟练地将手腕上的碧玉镯子褪下来塞到秦嬷嬷手中。秦嬷嬷不动声色地收下，走了几步忽而回头略有深意地说：“贵妃娘娘看来礼佛时日颇久，心态也变得宁静祥和，倒是让老奴甚为诧异，可是这深宫六处，太争不是，与世无争更不是。娘娘，您说呢？”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舒木青抬头与她对视，嘴角边染了若有似无的笑意。秦嬷嬷眼一眯，觉得这个样子的鸾贵妃不再如之前。此刻的鸾贵妃黛眉轻微上扬，桃花水漾的眼眸起了薄雾，尖尖的下颚微抬，绣着火红石榴的绯色宫装里的纤细身影在淡金阳光映衬下显得越发出挑。三年寡淡时光想不到也没将她原本的艳丽抹去，若是皇上再见到此刻的她，往昔恩宠是否又会回来？那么她们费心做的一切，又会不会到头来还是替他人做嫁衣裳？

“贵妃明白就好。”秦嬷嬷的眼神瞬间变冷，转身疾步向内殿走去。

章凤宫种着大片木槿，时值花季，大朵大朵的艳红花朵绚烂于枝头，映红了半边天空。可舒木青总觉得那红色太过黏稠，仿佛身体里动荡不安的液体，带着浓重的血腥。阳光晃晃，却仍是感觉寒凉，似乎自早前重新踏入红墙的那刻她便觉得凉，从骨髓里透出的凉。



可是，这里是她的战场，她满身背负的血海深仇只能在此得到伸张，从接到懿旨的那刻起，她就告诉自己不可以再像以前一样锋芒毕露、不留情面，不为别的，只为西鸾殿的皇长子！

三年，一千多个日夜，在松尼庵时，从最初的不甘愿到后来的心如止水，没有人知道她是怎样煎熬过来的。当年她在松尼庵产下皇子时，皇帝却只晋了她的贵妃位并派了一名嬷嬷照顾，无论是在皇子“洗三”还是满月，皇帝都从未派人送来赏赐，更别提接皇子回宫探望以享天伦之乐，所以她时常怀疑刚进宫时那三个月的恩爱隆宠，从来都是她自己一个人的梦。

回忆伤人，舒木青哀哀叹口气，刚一转头，便对上慕容熙凤若有所思的目光。她怔了一下，不知道自己在静静出神时，慕容熙凤到底在回廊下看了她多久。只踟蹰一会儿，舒木青便垂眼福身请安：“太后吉祥。”

慕容熙凤微抬手，说了声“起吧”便转身进了大殿，舒木青低低答了声“是”，敛了裙裾顺着她的脚步进去。章凤宫大殿，正中摆着红梨花木的太妃椅，左面屏风隔断的耳房内摆满了黄橙橙的秋菊，右面摆放着的饰着吉祥如意图案的古董花瓶里插着两支红艳艳的木槿。即使多了这么多生机勃勃的植物，大殿依然阴森森的，阳光似乎照不进来，这里的空气仿佛都比别处厚重了一层。

慕容熙凤捧着青花瓷杯，将杯盖沿着杯沿轻轻地来回滑动，却一直沉默着没开口。

舒木青眼观鼻，鼻观心。自打进了西华门，她便知晓慕容熙凤此次召她回来定不简单，必定是后宫有了棘手的敌人，她不便出面，于是想着借刀杀人。

想到此处，她便不可避免地联想到那个雨夜。

如果当晚不是想着趁早扳倒颜华宫的琼妃，她又何苦辛苦做戏，设了陷阱引琼妃去栖凤亭，自己则连忙赶去章凤宫，本来想邀太后共赏一场好戏，却不想自个儿倒是先看了一场好戏。

因为与颜华宫一直不和，所以她也不敢大张旗鼓地去章凤宫，本想带着侍女素锦多少有照应，但是想着这事越少人知道越好，西鸾殿也应该有内应在才好，于是她就自个儿去了章凤宫。

那天晚上的雨真大，她穿了件烟灰色的襦裙，撑一把云黄色的油纸伞，专拣了偏僻的小路，原本想顺着章凤宫最为偏僻的翎翔阁摸过去，却不想刚刚走到翎翔阁外围就撞见了让她瞠目结舌的一幕——

粉红薄纱在雨雾里暧昧地飘荡，两个浑身赤裸的男女纠缠成一团，那样大的雨声也掩盖不了那一声声让人面红耳赤的呻吟。

她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旁若无人的云雨，心里一直叫嚣着离开，腿却似生了根，半步都无法移动，就直挺挺地愣在那里。直到一道犀利的视线洞穿她的身体，她才一个激灵回过神来，只瞧见那男子一扬手用丝被把那女子团团裹住，然后直起身子定定地看向她。

舒木青慌忙错开眼，踉跄着朝原路返回，淋成落汤鸡似的回到西鸾殿时，脑海里还在一遍一遍地回放着刚才那一幕，只觉得整颗心都是哆嗦的。

太后，那个芳华之年守寡的女子，大胤朝最尊贵的女人，居然……居然在皇宫内做出这等不知羞耻之事！她要怎么办？是假装没看见，还是以此要挟太后助自己登上皇后之位？

正思忖间，素锦拿了姜汤帕子进来，瞧着她的脸色不对，也不敢多嘴，只细心地替她擦拭着头发。高空陡然一声炸雷，青紫的闪电划破夜空，舒木青蓦地站起身，吓得素锦一跳。她忙询问地叫了一声“娘娘”，却见舒木青的脸色惨白，眼里满是惊恐之光，嘴里哆嗦着两个字



“皇上”。素锦不明所以，正想说些什么，舒木青却猛地用力抓紧了她的手，说：“是皇上……那个人，是皇上！”

“娘娘，什么人？您去章凤宫看见皇……唔。”

舒木青用力地捂紧素锦的嘴，声色俱厉地对她道，“记住！本宫今晚哪儿也没去，你一直在本宫身边伺候着！若是有人问起，你一定给本宫咬紧了嘴巴！”

素锦慌忙点头，舒木青心头顿时一松，瘫坐在椅子上。

那个在翎翔阁与太后云雨的男子，她当时隔得远没瞧清楚他的样貌，但临走时，那洞穿她的犀利目光她一直觉得熟悉，这会子冷静下来细细回忆，那男子的眉眼分明也是熟悉的。她就说太后怎敢有那样大的胆子，原来偷情的人竟然是……皇上！

§ 2

“鸾贵妃想什么想得这么出神？”慕容熙凤将茶杯重重地往桌上一放。沉闷的声响将舒木青自回忆里拉回来，她连忙福身：“太后恕罪。”

“贵妃何须惶恐，哀家不过随嘴问一句罢了。”慕容熙凤忽然放软了语气，朝她虚扶一把，“起吧。”

“谢太后。”

“贵妃这些日子过得可好？小皇子也还听话吧？”慕容熙凤笑眯眯地拉起了家常，舒木青拿不准她的用意，也只得笑容满面地客气道：

“托太后的福，臣妾和皇儿一切都好。”

“呵。”慕容熙凤忽而变了脸色，一声冷笑道，“若不是托哀家的福，只怕贵妃如今还要更好吧。”

“太后言重了。”舒木青眉目不动，淡淡地回应。

慕容熙凤瞧着她，眼神几经变换。自从那晚被舒木青撞见后，“他”有好长一段时间不曾来章凤宫，惹得慕容熙凤的心里好堵，恨不能将舒木青大卸八块。若当日不是“他”拦着，她怎么会便宜地让舒木青只出宫了事？不过如今看来，“他”是对的，舒木青留着是相当有用的——这个自进宫之初便不被皇上所喜，草草地被封了个“美人”了事的人，最后居然凭着过人手段做到贵妃的位置，若不是后来撞破了她的好事，只怕会圣宠不衰。所以，对付后宫所有不守规矩的女人，她就是一颗最好的棋子。

想到此处，慕容熙凤又恢复了温和的笑容：“既然已经回来了，以后便要细心伺候皇上，这后位悬空，后宫之事也得劳你打理。”

“臣妾一定谨遵太后懿旨。”舒木青刚一跪下，殿外小太监唱喏的声音忽而传了进来——“皇上驾到！”

舒木青只觉头皮一麻，手脚都不知该往哪里放，她很想将自己团成很小很小的一团，隐藏到不起眼的角落里。她实在没有准备好在回宫第一天就与他相见。琉璃青砖地面上明晃晃反射的太阳光刺得眼睛发紧，她跪在地上，脊背僵硬，冷汗满身。

一切都变得那么静，耳朵似乎一瞬间变得极其敏锐，但偏偏院里的蝉鸣鸟叫一点也听不见，倒是那么轻的脚步声清晰可闻，在耳膜里无限放大，放大。然后，一大片阴影覆盖舒木青全身，一道清朗的嗓音带着他特有的语气在章凤宫大殿清晰地传播开来：“儿臣给母后请安。”

“皇儿不必多礼。”慕容熙凤轻柔的声音传进耳中，他们叫着儿臣母后的语气那么暧昧，舒木青不自在地握紧了拳头，尖利的指甲刺进了掌心，一阵清晰的疼蔓延全身，似乎这样她才觉得胃里没有翻滚得那么厉害。她暗暗地吸了一口气，而后低着头转身跪伏：“臣妾给皇上请安，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